



老师！您辛苦了

老师姓辛

文王选

梨村有所附中，除了小学，还有初一、初二。附近十来个村的学生，上完村小，就去梨村上附中，然后到镇子上念初三。

初二上到第二学期，学校分配来一名男老师，给我们教英语。老师姓辛。他在黑板上写下辛字，说辛苦的辛。辛老师一米七几，短发，圆脸，二十出头的样子，带着些许稚气。他上课，嗓门亮，腔调里带着一些本地口音，于是英语被他读出来，有些土味，有些涩。

辛老师待人倒是平和、随意。下课后，也爱跟我们说笑。许是年龄差距不大，有些话能说得来。班上有几个同学，学习一般，爱耍，人也热闹，跟辛老师关系处得好。我呢，个不高，腼腆，但学习好，辛老师也便青眼有加。班上共有四十来人，分男女两派，学习上，我是男生的头。我的作业，全体男生抄，一对全对，一错俱错。后来，被辛老师发现，指着作业本上大大的红叉，嘿嘿笑着，说，把大家都带进麻子地了吧。我低着头，很是羞愧，羞愧的倒不是别人抄我作业，而是我作为老师眼中的好学生，竟然把作业写错了。此后，抄作业一事还在继续，我不让抄，可他们趁我不在，偷去作业抄，我也没办法。

初二下学期，很快就结束了。上初三，要去镇子上，可谓人生地不熟，我们也会被分进不同班级，难免有些淡淡的伤怀。我们去商店买了留言册，互相传递，写满祝福话语，更像毕业。有人提议，给辛老师送个礼物，可我们一来没啥钱，二来

梨村商店也没啥能拿来做纪念品的东西。最后商量，去集上买，于是凑了份子，派了代表，去了集上。买了啥东西，却有点想不起来了。

期末考试毕，大家便各自回家，不再去学校。后来，暑假，有男同学串联起来，说去看望辛老师。于是，七八个人骑着老加重自行车，沿着乡间公路，颠簸而行。其中一个同学患有小儿麻痹，但他也坚持要同去。路上，他骑得比谁都快，汗珠子挂满了额头、脖颈。

麦子刚割完，耨在地里晾晒，稍等几天，就该驮运，这是难得的喘息机会。七月的阳光明亮而晃眼，瓢泼一般，从天洒下，大地温腾。麦茬金黄，洋芋蔓墨绿，玉米身形修长，草木呈现出蓬勃之机。我们在铺着砂石的路上骑行，石块、大坑显得屁股疼。迎面而来的风，把短袖吹得鼓胀，也把燥热吹散。头顶的洋槐叶，异常碧绿，随风摇曳，一晃而过。一群少年们，为了看望老师，在盛夏的长风里起伏，飘荡，新鲜，灿烂。一切像梦境一般，透明，恍惚。

骑了约一个钟头，到了辛老师所在的村子。同学里有人知道路，也很快打问到了辛老师家。那时没有电话，无法提前联络，当我们出现在他家门口时，他着实吃了一惊，随后带着欣喜接待了我们。我们在他家院子闲坐，说话。他问我们家里夏收情况，也问去镇子上念初三的打算，以及初中毕业后的计划。那时年少，不懂什么打算，他问，我们便囫圇答之。至于初中毕业以后，也没去想。辛老师鼓励我，好好念书，别看在附中成绩数

一数二，但镇上中学毕竟人数多，要一二百人，成绩就难保能排到前列。我嗯嗯应着。

中午，辛老师父母做了凉面，我们一人吃了两碗。一堆小伙，饭量正好，也不知他母亲是怎么做出来的。饭后，辛老师去商店提来一打啤酒。一打酒瓶，用塑料膜封着。奔马啤酒，墨绿瓶子。在家里，大人认为啤酒不是酒，跟大红鹰雪糕一样，是解暑的，算作饮料，所以准许我们喝。特别是割麦、打碾时，父亲总是买几瓶装进篮子，挂到井里冰镇着，中午回来喝，很解渴。我们跟辛老师拿瓶碰杯，也敬他。一气下肚，就等着打嗝，嗝打完，才觉舒坦、畅通。那时的啤酒，一喝就打嗝，真有趣。至于味道，不能说难喝，但绝不是好喝的那种。我们每人喝了一瓶，略显晕乎，但又莫名兴奋。

下午，我们便骑车返回了。辛老师在村口送我们，我们也招手告别，心里有淡淡的酸涩，但少年的口中，不说离别。

这次别后，二十年再未见过。我偶尔会想起我小学、初中、师范的老师，辛老师也会想起。后来，听人说，辛老师上的是职高，当年到梨村附中时，属于代课教师。

我在小镇当过短暂时间的教师，有老师家中有事，作为曾经的同事，偶尔也会邀请我。某次，忘了是什么事，一桌人围席而坐，谈天说地。其间，有一中年人问我，你是王选？我应着，问，你是？我辛老师啊，你上初二时，给你带过英语。我猛然想起了，忙表歉意。

二十年未见，辛老师早已不再是印象中的青春模样。他依旧是短发，但已夹杂着些许白；依旧是圆脸，面色黝黑，眼角布着皱纹，带着被生活打磨过的粗粝、沧桑。印象中，他个高，站起来敬酒，发现他并不高。他依旧爱笑，但笑中带着些许疲惫。他说，好多年没见了，我还能认出你，说明你还有以前的底子。我敬酒，他一饮而尽。他说，你还是攒劲（厉害），同学里最有出息的。我忙说，哪里哪里。他很高兴，高兴的是久别重逢，高兴的是学生有了一点所谓的出息。我们碰杯，说起故人旧事，也说起眼下此刻。一切显得虚幻，显得眩晕，显得激动。或许，是我们喝多了的缘故。而时光，又让酒变得更烈。烈酒抒怀，心里的沉浮和活着的悲喜，此刻，在辛辣里，是师生握在一起的手，是避开桌前喧闹声里的长谈，是烈酒下肚后的一声感慨。

闲话中，得知辛老师后来参加考试，有了编制，但还在梨村教学，只是学生屈指可数了。这么算来，他在那个偏远学校，一待就是二十年。二十年啊，该怎么说呢，一言难尽吧。我又敬了辛老师一杯酒。他说，现在见面了，以后多联系。但因误，我们没有留下电话，也没有加上微信。

后来，我们便告别了，就像告别少年时代一样。

告别后，我在想，辛老师，叫什么名字呢？他定是跟我们说过，其他老师也常叫，但我实在想不起了。下一次见他，我要问问他的名字。只是不知，下一次在何时。

大雨中，她牵着我的手

文黎月香

陇中黄土高原上有一座被旱塬环抱的小村庄，那里是我童年的故乡。

我的小学老师姓陈，是位年近五十的女教师。她总是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的确良衬衫，步伐稳当、脊背挺直。陈老师教书三十余载，是方圆几十里公认的好老师。她说舍不得村里的娃娃们，退休后又被学校请了回来。

每天放学，她都要看着每个学生被家长接走，家住得远的，她就亲自送一程，这个习惯，一坚持，就是几十年。

五年级一个烈日炙烤后的午后，天空突然阴沉下来，乌云犹如泼墨般席卷而来。放学铃声刚响，炸雷就在山梁沟壑间回荡，暴雨倾盆而下，雨水在干涸的操场上汇成浊流。陈老师站在窑洞教室的廊檐下，看着越来越大的雨势，眉头紧锁。

“女娃娃家远，我送你回去。”她撑开那把老式的确良伞，拉起了我的手。

黄土山路瞬间变得一片泥泞，黏稠的黄泥死死咬住我们的布鞋。走到干河沟时，泥土的腥气扑面而来，我们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：平日里干得裂口的河沟，此刻正发出骇人的咆哮，浑浊

的泥浆卷着枯枝碎石，疯狂地冲刷着沟底那座低矮的土桥。

陈老师紧紧握着我的手：“娃，莫怕，咱们绕道走。”

这时已经有小的泥沙碎石擦过她的臂膀，她蹲下身，毫不犹豫地背起我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泥水中前行。雨水模糊了我的视线，只听见她略带急促的喘息声，感受到她不算宽厚却格外坚实的后背。她的手牢牢托着我，那么稳，那么有力。

走到一处陡坡时，她脚下一滑，踉跄着往前趑趄了两步。即便身体失衡，她还是牢牢把我往背上托，自己的膝盖却蹭在了泥地里。“老师！”我惊慌地喊道。

她吃力地站起来，抹了把脸上的雨水：“没事，老师没事。娃抓紧了，咱们得快点过去。”

终于，我们安全到了对岸的高处。陈老师这才把我放下，仔细检查我有没有受伤。“吓坏了吧？”她喘着气，却还温柔地安慰我。

后来才知道，那场暴雨引发了山洪，冲垮了好几处山路。是陈老师，用她不再年轻的身躯，为我挡住了儿时还意识不到的危险。

时光如黄河之水，奔流不息。后来的我走出黄土高原，去了更远的地方求学。而陈老师，却于几年前以九十高龄离开了我们。消息传来时，窗外正飘着和当年相似的雨。我赶回故乡，送她最后一程。

我采了一把沙枣花，俯身献在黄土地上，往事历历在目：想起她握着我的手教我练字时，袖口偶尔露出的那道浅疤；想起课后她坐在窑洞前，给我讲黄河上羊皮筏子渡人，讲敦煌莫高窟里飞天壁画的故事时的神采；想起暴雨中她背着我前行时坚定的步伐。

高原的风拂过，白杨树叶哗哗作响。恍惚间，又听见她说：“娃，莫怕，有老师在。”陇中的黄土旱塬依旧苍苍，黄河水奔流不息。师恩如山，永立心间。



杏坛烛炬映春泥

文王志高

汉代太学每月朔望，博士们都要在杏坛设席，供上“释奠六筵豆”，其中最醒目的是一盘新收的栗脯——不是珍馐，是春泥里长出的谷物做成的点心，是要让弟子们记得：师道如土，须得扎得深，才能接得住天上的光。唐太宗下诏“州县学皆作孔子庙”，从此乡野书院的月夜，常见老先生执烛授业，烛泪落进砖缝里，竟慢慢长出青苔，像极了春泥护花的痕迹。

北宋的雪夜最是动人。程颢在屋里翻书，案头烛火被风撩得忽明忽暗。门外雪落了半尺，两个身影立成雪人——杨时、游酢的蓑衣结满冰凌，睫毛凝着霜花，却始终垂首屏息。待程颢掀帘，见那两株“雪松”，惊问：“二子何为？”二人答：“求师道如求春泉，非深掘不可得。”程颢大笑，拉他们入内，烛火映着几人的影子，在雪地上融成一团热烘烘的光。《近思录》里说“师严然后道

尊”，可这“严”里藏着多少温柔？就像郑板桥写“新竹高于旧竹枝，全凭老干为扶持”，老干是烛炬，新竹是春泥里抽的芽，一扶一长，便是一世的传承。

孔子在杏坛讲学，收徒不问出身，“自行束脩以上，吾未尝无诲焉”。那时的“束脩”是十条干肉，可颜渊“一簞食一瓢饮”，孔子偏夸他“贤哉回也”；子路粗布短褐，孔子赞他“片言可以折狱”。原来束脩不是学费，是春泥般的约定——弟子带着对知识的渴求而来，先生便以心为犁，在他们心里翻土、播种。就像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写《训学斋规》：“凡为人子弟，当洒扫居处之地，拂拭几案，当令洁净。”他教的不是规矩，是如何把日子过成诗，如何让春泥里长出的不仅是学问，还有人心。

老周，是村里小学的语文老师，包里总装着两个保温桶。一个装小米粥，一个装腌萝卜，他说：“娃娃们

吃惯了家里的味道，胃里暖了，书才读得进去。”他的保温桶像极了春泥的温度，裹着灶火的余温，裹着母亲熬汤的心意。有回家访，山路滑，他摔进沟里，腿上青了一片，却笑着把摔皱的作业本展开：“看，平涛写了句‘月亮像奶奶的银镯子，照得山路亮堂堂’。”他的备课本边角卷着毛边，每一页都画着歪歪扭扭的简笔画：讲《荷塘月色》画荷叶，讲《故乡》画蟹——那是烛火在纸页上开出的花，要把每一寸光阴都烧得透亮。

其实师道更像春泥与烛炬的相遇——烛炬燃尽自己，把光投在春泥里；春泥接住光，又把热揉进每一粒种子的心跳。千年的释奠礼换了形式，程门立雪的故事少了雪，但“师者，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”的初心未改，“捧着一颗心来，不带半根草去”的赤诚未改。就像此刻，风里的桂香更浓了，像极了春泥里酝酿的，又一个春天的味道。

